

书法家

伍月凤

那天,我去文联报到,透过文联敞开的门,看见里面靠窗的位置,摆着一个写字台,台上笔墨纸砚书一应俱全,一个男人正埋头写字。

史主席看见我进来,热情地握手,寒暄,然后,引我到写字台前。写字的男人终于站起身,微微一笑,点点头,又安静地坐了下去,继续写字。

人文质彬彬,可也冷冰冰。我暗自嘀咕。

史主席一介绍,我的嘀咕换成了肃然起敬。竟是县里唯二加入中书协的股平,作品多次入选国展。史主席仿佛看出我的疑惑,半解释半开玩笑地说:他是没什么话说,他的话就是纸上的字,他一旦写字,人就忘形,不爱理人,你慢慢就习惯了。

后来,慢慢熟悉起来,某天,我指着他工作牌上头发浓密的照片,又看看他逐渐稀疏的头顶,问:“什么时候越来越聪明了?”

他听懂了我的话,指着写字台下用坏了的半箱毛笔,叹口气说:“报应呢!毛笔是动物毛发做的,我越用越多,头发就越来越少。”

我听了,笑得肚子疼:“你还挺幽默啊!”

“是真的!”股平没有笑,眼神认真而诚恳,让你不得不信。股平信佛,信生死轮回、因果报应。他爱用蝇头小楷写经书,写经书前,先用香皂仔细地洗手,又虔诚地在莲花香座上燃起一根檀香。字数不一的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《佛说阿弥陀佛经》等,他都不需要看经书,毛笔在宣纸上“沙沙沙”划过的声音中,一气呵成。

股平的书法作品价格不低,却非常抢手,他不满意的作品从不出手。他的小楷严正肃穆,字虽小间架里有大气势。大家都以家里挂上他的墨宝为荣。便有人备上润笔费慕名而来,想求一幅《朱子家训》。

股平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长卷轴,慢慢展开。那人看见,眼睛里立刻闪了欢喜的光。

股平问:行吗?

“好,好!”那人点头如鸡啄米,忍不住夸道,“像印刷出来的。”

“印刷的?”股平问,语气隐隐不悦。

“我意思写得好。”那人讪笑着解释。

“你走吧。”股平把厚厚的润笔费塞给他,“你都不懂书法。”

“我不是这意思。”那人伸手去抢长卷,只听“哗啦——”一声,作品已被股平撕成两半。

股平决定出去游学。有个老乡在江浙一带书法界混得不错,朋友的老板在文博园开着书法拍卖公司。扎着小辫,一身艺术气息的朋友看股平穿着便装,好心提醒他:你是中书协会员,在这里,派头一定要足,牛皮一定要吹,朋友圈一定要广。你看,那些省级会员,哪个不是写几幅字,就围着老板喝茶、聊天,推销自己?

老乡的处世哲学却被股平当了耳边风。别人每天写一两个小时,聊七八小时,股平和尚坐禅一般,能写六七小时。不写字时,就在文博园各个展厅四处转悠,有时候能在一幅书法作品前站半天。他从不主动和老板套近乎,有几次,老板叫他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,他客气地坐到一边,作侧耳倾听状,手指在自己的大腿上、掌心里,竖直撇捺地划拉着。

几次后,老板便不再叫他。老乡看到他,除了摇头便是叹气,一幅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

几个月后,中书协举办一个全国性书法展,公司十几个书法家投了作品参赛。结果出来,只有股平的作品入展。老板从小道消息得知,终审评委看到他的作品,兴奋地在书桌上连拍三下,连说三声:“好,好,好。”他说,这幅小楷作品,用笔精到、典雅俊润、清新脱俗,融合了钟繇、二王、文征明等书法家的用笔之道,又极具意趣,得其意而忘其形,自成一家。妙哉,妙哉!

老板对股平刮目相看,要抬高他书法作品的价格,并对他进行包装。股平被拉着拍了几个短视频,穿着汉服在几次大型书法展上现场表演几次,又在一個电视节目中背了几段准备好的台词。他天天苦着一张脸,最后偷偷收拾行囊,不辞而别。

老板派老乡来接他,老乡那个气啊:“你傻啊?这么好的出名机会,这么好的赚钱机会。你别得意忘形了,快跟我回去。”

股平不急也不恼,说:“不去,那地方,闹,没墨香!”

老乡愣住了,一个专门拍卖书法作品的公司,会没墨香?

峰终定律

郭华悦

心理学上,有个挺有趣的现象,叫峰终定律。

什么意思呢?就是一个人对其它人与事的记忆,往往局限于高峰部分。至于其它,则甚少影响。所以,如果终点离高峰很近,对其印象几乎就定格在高峰。反之,如果高峰过后,离终点还颇有点距离,那高峰的印象会慢慢被淡化。最后,哪怕开始与过程都很精彩,但对其印象则会因高峰过后拖得过长,而流于平淡。

很多深受好评的电影,正是因为深谙此理,而成为经典。

正如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《血战钢锯岭》,当时是冲着高分去的,但一开始,不得不承认有些失望。开头很平淡,过程也有点琐碎。甚至,电影过了一大半,依旧有些不急不缓的样子。可最后的半个多小时,剧情陡转直上,激烈而紧张。最后,整部电影在剧情最高峰的时候,落下了帷幕。而屏幕前的观众,也流下了眼泪。

不得不承认,这部电影很经典。至今回忆起当初看这部电影的情景,依旧热血沸腾,以至于每每和别人谈起电影,总是忍不住向其他

人推荐。不只是这部电影,其它能被奉为经典的,也大多如此,开头看似平淡,但渐入佳境,直至被推上高峰后,旋即结束了整部影片。

人与事,都是同一个理儿。

就像有个人,一直对你好,可能是你的亲人、朋友、或者是爱人。如果一直这么好下去,自然皆大欢喜,可万一有一天不那么好了,两人分道扬镳了,那么,对于这个人,你的印象会是好,还是不好?

答案多半是后者。一点点的不好,足以抹杀全部的好。很多人将之归结为,人心炎凉。其实,还真不见得。更多的还是与人的心理定律息息相关。两人关系终结,距离好的高峰太远,距离不好的却很近,于是,最后定格的印象,多半是糟糕的。

所以,并非人心炎凉,而是选择的终点,到底该在何处。

这正如两个人,若觉得不合适,哪怕磨合,哪怕忍让迁就,依旧度日如年,那该怎么办?人生苦短,把大半生浪费在一个完全不适合的人身上,自然是不应该的。但更多的人,哪怕知道与眼前的人不可能合得来,却依旧选择了拖。拖到双方都无法忍受,拖到两人硝烟弥漫,这才在恶意满满的氛围中,各走各路。

这么一来,这段感情于双方而言,都只能是噩梦一场。若真的不合适,也无法改变,那么能选择的,便是在高峰阶段离开,也就是在两人还对彼此心存善意的时候,和平分开。哪怕不合适,不能共度余生,但起码日后回忆起来,这依旧是一个美好的梦。

如果非得有一个终点,那么把感情的终点,设定在美好愉快的高峰过后,无异于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工作上,何尝不是?另觅高枝,无可厚非,但对于眼前的人和事过于敷衍了事,那么,即便之前的成绩再亮眼,最后也会毁了之前全部的好印象。选择在全力以赴做完每一件事的时候画上句号,哪怕人走,茶或不那么凉。



光与窗 苗青 摄

有窗如画

王永清

窗是由囱演化而来的。“窗”在《说文解字》中有这样的解释:“窗”是“囱”的本字,在墙上的叫牖,在屋顶上的叫囱或天窗。茅盾先生在散文《天窗》里写道:在屋面开一个小方洞,装一块玻璃,就是天窗。孩子们通过天窗看见了雨点、闪电、星星、云彩,天窗是多么神奇啊!

小时候老屋的木格子窗很古老,暗红的木窗格,有小团小团镂空的花饰,一道道细细的木纹,散发着松木的清香。打开窗户,山光水色、日月星辰都涌入室内,落于案几,映于衣衫。站在窗前,放眼望去,山峦叠翠,花红树绿,到处都充满着诗情画意。

小轩窗,菱形木格,梳妆台前,佳人端坐,对镜梳妆,妆罢低声问夫婿,画眉深浅入时无。多么温馨的画面!然而这一切,对苏轼来说,却是浸透着血泪的思念,他在《江城子》里写道:“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”在诗人的梦境里,小小的轩窗里,见到了往昔的美好,那一瞬间的无语、泪流,让这一扇窗,成了思念亲人的经典。

清朝才子李渔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,在南京芥子园,他运用“是山也可以作画,

是画也可以作窗”的“框景”手法,设计了“尺幅窗”“无心窗”“梅窗”等,即在墙上或船舱上开扇形窗并装裱四周。窗外的湖光山色都成为窗内流动的图画,以达到“变昨为今,化板成活,俾耳目之前,刻刻似有生机飞舞”的境界。多可爱的一个文人。

喜欢在窗上搞艺术创作的,还有郑板桥。他在自家茅屋的窗前,置一小榻,夏日新篁初放,凉阴宜人,甚凉爽也;秋冬之际,“取围屏骨子,断去两头,横安以为窗棂,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。风和日暖,冻蝇触窗纸上,瑟瑟作小鼓声。”于时一片竹影零乱,岂非天然图画乎?于是,他画出了一个竹的世界,传之后人,流芳百世。

窗不仅是看风景的门户,也是内心世界的家园。刘墉的《萤窗小语》,书中几百篇短文充满哲理智慧,最适合茶余饭后,读之,思之。或者打开诗词这扇窗,读陶渊明的“倚南窗以寄傲,审容膝之易安”、杜甫的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、李白的“檐飞宛溪水,窗落敬亭山”……诗情画意扑面而来,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。

窗既是一种审美符号,又具有陶冶人情的文化意味。有人为了面子工程,在经适房上画窗户,如此画蛇添足的作法自然遭到网友吐槽:“都是神笔马良呀!”看起来“好假好天真”。

家再小,也要给自己留一扇窗,可以清静养眼,开阔胸襟;生活再累,也要给自己留一扇心窗,那窗里有自己的风景和故事。